



江克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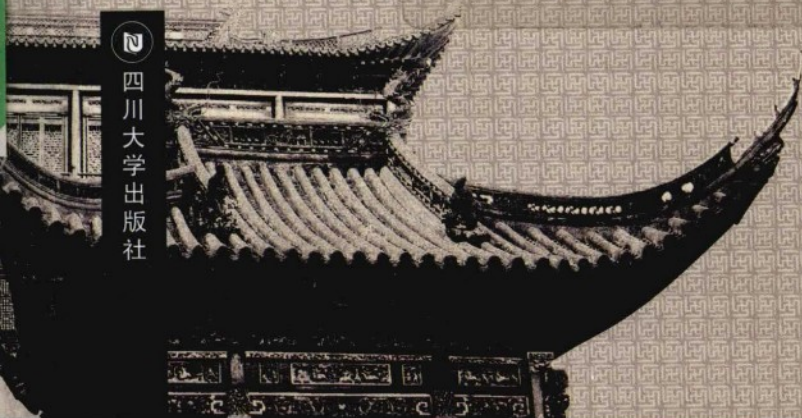
一部关于蜀绣辉煌历史成就的传奇故事
一部叙述蜀绣文化绵延传承的传奇故事

蜀·绣

——老绣馆传奇

N

四川大学出版社



蜀·绣

老绣馆传奇

江克均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刘秀玲
责任编辑:楼 晓
责任校对:朱 洁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蜀·绣:老绣馆传奇 / 江克均著. —成都:四川
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614-5647-7

I. ①蜀… II. ①江…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5731 号

书名 蜀·绣 ——老绣馆传奇

著 者	江克均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647-7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6.5
字 数	331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第 一 章	勇揭皇榜	(1)
第 二 章	主绣被诬	(8)
第 三 章	奇遇高手	(13)
第 四 章	巧护绣幛	(20)
第 五 章	顺利完工	(28)
第 六 章	坐柜尝辛	(32)
第 七 章	创业布局	(37)
第 八 章	首开绣坊	(47)
第 九 章	洞房展绣	(54)
第 十 章	劝工总局	(59)
第 十 一 章	引画导绣	(66)
第 十 二 章	小弟惹祸	(73)
第 十 三 章	造势赢誉	(83)
第 十 四 章	镶花救困	(90)
第 十 五 章	名扬全球	(98)
第 十 六 章	积德化险	(107)
第 十 七 章	闯过禁区	(122)
第 十 八 章	绣解诗谜	(128)
第 十 九 章	诚实为本	(136)

第 二 十 章	戏服之谜	(145)
第二十一章	洋行专营	(150)
第二十二章	绣花鞋美	(157)
第二十三章	受讹入牢	(162)
第二十四章	红色绣店	(171)
第二十五章	写谱遇震	(176)
第二十六章	绣出洋画	(183)
第二十七章	抗日前驱	(192)
第二十八章	捐绣义卖	(197)
第二十九章	智斗日特	(205)
第 三 十 章	创三异绣	(219)
第三十一章	有车无路	(225)
第三十二章	“双百”联展	(232)
第三十三章	号通陕北	(236)
第三十四章	被面兴衰	(242)
第三十五章	一夜跌落	(249)
第三十六章	喜迎朝阳	(254)
后 记		(261)



第一章 勇揭皇榜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川成都。

正月大年十五刚过，十六早晨，科甲巷和九龙巷几处地方贴出了一张官家招贤榜，上面写道：

圣上钟爱蜀绣精美，故传谕本督于皇太后万寿大典之际，采选上等寿幛一对进呈。圣眷隆厚，百年不遇。闻我四川绣界精英辈出，巧匠如云，得无一人当此大任，不负圣恩？有愿为者，即揭此榜。一俟完工，必厚加赏锡。

此谕，

署理四川总督 岑春煊

此榜一出，市井哗然。

然而，十几天过去了，却无人揭榜。

原来，中国历史上有一项重要的发明创造——“绣花”。它是人工以彩线用绣针按照设计的线纹，在绢、绸、缎、布、帛上刺缀出各种图案，用于美化服饰、佩饰、装饰和日常用品，它和织锦技术统称“锦绣文彩”，深受人们的喜爱。四川成都一带的绣品称为“蜀绣”，是中国最有名的绣种之一。光绪皇帝宝座之后的平金九龙屏风就是雍正皇帝在世时，由内务府调了十名蜀绣绣工，用十个月时间绣制而成，该屏屏心部分为米色绸地，彩绣海水江崖、流云、蝙蝠及暗八仙纹，当中以平金工艺绣金龙、每扇一龙，中间一扇绣正龙，其余各扇为升龙或降龙。此屏历经一百多年仍光泽夺目。光绪皇帝对屏上刺绣工艺非常赞赏。明年将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光绪欲行新政，想着怎样与太后调和关系。他知道太后十分喜爱绣品，于是想起蜀绣工艺的精致，即告内务府总管口谕四川总督府选蜀绣能工巧匠为太后大寿专绣寿幛两幅，要求工艺精巧，技压寿典各种礼品，让太后满意，此事办好了必有赏赐。岑春煊接得皇上口谕，甚为高兴，即着劝业道台沈秉堃到刺绣行业总会“三皇神会”与该会会长赵伯清会商，请赵会长与各个绣馆绣庄联系，看谁家有本事承担这件官差。谁知，由于灾害和战乱频发，多年以来蜀绣业已渐没落，原来的一批成名绣工有的年事已高，有的远走外地，有的下落

不明，有的早已改行。只有“华成”、“德和”、“太升”几家大的刺绣绣坊还有几位“顾绣派”老师父尚在。然而，赵会长与华成绣铺的杨亚龙老板、德和绣庄的朱永和老板、太升绣庄的王长太老板说起此事，三位老板都不敢接手，生怕绣不出好的寿幛，触怒皇上，引来灭门之祸。

赵会长无奈，只得找到沈秉堃道台，说：“沈大人，近些年因天灾人祸，蜀绣人才断档确是事实，各大绣庄不敢承接皇上下达的重任也在情理，我倒有个主意不妨一试。”

“哦？”沈道台一听此言，忙道，“说来听听。”

赵会长说：“自古招贤英雄出。不如请道台大人回禀总督大人，以总督府的名义张榜招贤，许以重奖，也许会找到能人完成皇上交办之事。”

沈秉堃大人是一位比较善于体察民情、清正廉洁的道台，完全体谅赵会长的难处，便对他说：“赵公言之有理，就照你说的办。”

沈道台随即向岑春煊总督作了禀报，岑总督到成都时间不长，来后又军备紧张，对蜀绣业情况感到十分茫然，为了迎合皇上自然着急要找到绣家，当即应允，即着办事人员写好榜文在刺绣业集中之处张贴。但对沈道台交代，若十五日之内无人揭榜，便把各大绣铺老板抓来，强行安排，违者以抗旨重处。

坐落在九龙巷东街头的“庆丰绣馆”老板章庆之这个春节过得十分爽意，因为大儿子章光成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回来了。

章庆之中等身材，年过五十却未发福，慈眉善目，一派儒雅之风。章庆之祖籍安岳，中过举人，后因家道中落，不满官场腐败，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携妻带子到成都从商。此人实为能干，先是白天在私塾教学，晚上则在东大街夜市摆摊，收售古玩字画，逐渐有了积累，不到五年便在顺城街置了宅院，又在九龙巷盘下三间店铺做起收售绣货的生意。章庆之知书达理，又历经风雨，诚信买卖，宽厚待人，在绣业名望日增，人们尊称他为章先生。夫人田秀娥温文贤淑，俭朴大方，刺得一手好绣。

夫妻二人膝下有三子一女，长子光成，次子光中，小女玉玲，三子光环。章先生二十九岁得长子，头三胎差不多两年一个，只是老么间隔大些。光成今年正好二十二岁，光中二十，玉玲十八，光环仅有十岁。大的三个孩子自小都由父亲亲自任教，《百家姓》、《三字经》、《诗经》、《论语》、《中庸》无所不读，父亲温和中带有严厉，子女听话，三兄妹聪明善学，个个成绩不错。只是自开绣馆以后，由于环境熏陶，三兄妹都喜欢刺绣，吵着要跟妈妈学绣花绣鸟，章先生无奈，只得在闲时请馆中绣师黄敬业教他们绣些小东西。黄师父年龄比光成也大不了多少，但刺绣技术极高，又是个认真的人，教绣时板着脸，一点都不温和。师父一丝不苟，让他们先从打空针练起。没过多久区别出来了，光中、玉玲仍然本分学绣，长进也快。然而光成不同，虽然也学会了绣花绣鸟，但喜好却与弟弟、妹妹有了差异。只要店内来了买主，章先生或二掌柜贵叔陪同介绍绣品时，他就

会靠拢旁听观察。他十二岁那年，有一次，一位大爷来店购结婚礼品，看得眼花缭乱下不了手，贵叔左说右说，他都拿不了主意。光成突然发话：“爷爷，您看那副鸳鸯戏莲门帘，做工精细，华贵大方，送给新人挂在门前，会天天都记着爷爷的人情。”这位大爷大喜，连声说：“小弟娃你真会说话，很合我意，巴适，就买它了。”贵叔和在柜上的章先生不禁愕住。章先生暗暗自语：“这娃娃二天经商有点板眼儿。”

光成快满十五岁时，章先生对夫人说：“秀娥，成都这地方是桑蚕之乡，丝绸锦绣历来都是民生主业，我们这个绣馆也算是我章家传世家业了，必须要有长远筹划。据我观察，绣业再有能工巧手，但如果没有经营高手，有货卖不出去，也难以继呀！因此，我打算让成儿去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深造深造，学些新的知识，以便学成之后扬我家业，为民增惠。夫人意下如何？”

田秀娥舍不得与孩子分开，轻声说：“老爷想得甚是周全，只是成儿尚小，涉世不多，一人在外，我放心不下。”

章先生移步来到秀娥身边，拍着她肩膀安慰道：“自古英雄出少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这么办吧。”

就这样，章光成跪拜父母，与弟妹拥别，在贵叔的陪同之下从陆路由成都至重庆，尔后只身取水路到上海，于光绪二十三年进入上海南洋公学商务班学习，兼修美术和英语。业余之时拜上海名画家吴庆云为师。六年间，光成工学兼顾，开学时上课，放假时打工，与家中只是书信联系，最后以各科成绩优秀取得毕业文凭，春节前才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成都。

春节前几个月因清军在督院街周围与义和团曾有激战，九龙巷离得较近，各行各业生意受到影响，商家们叫苦不迭。章老板自然不会例外。清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义和团残酷地赶出城外，又在春节前将义和团首领廖观音杀害。此后，为了营造太平气氛，官府特意把春节期间东大街夜市、灯市弄得更加热闹些，才使街上人气逐渐恢复起来。

儿子回来了，商气有了回升，章先生一家春节就过得十分热闹了。家里和店铺都张灯结彩，甚是喜气。章光成从上海给父母弟妹及贵叔、黄师父和店里伙计人人都带了个小礼品。店里其乐融融，大家都夸大少爷想得细致周到。

六年过去，绣馆所有的人脸上都添了些岁月的痕迹。章光成生得眉清目秀，一脸睿智、机灵，比父亲高出一头，头戴黑色素缎瓜皮帽，身着素色绣花的长袍马褂，穿一双三江布鞋，走路沉稳，头后大辫子晃来晃去。光中与兄长相貌酷似，只是憨厚许多，衣着打扮显得土气一些。章玉玲则是身材修长适度，皮肤白皙，柳眉凤目圆脸，鼻梁轮廓鲜明，大袖短绸衫，浅蓝色绣缎裤子，衣着合身，看不出一点儿不和谐之处。光环个子高了不少，只是还是奶声奶气，仍在校读书。这些天来，光中、玉玲陪着大哥把成都能去之处都转了一番，少不得也把各自绣的代表作拿给大哥欣赏点评。光中已在刺绣服饰、花纹和走兽上取得很好的

成就，玉玲在花鸟、人物上也都造诣匪浅。光成大加称赞，也指出不足，三兄妹谈笑风生，高兴之至。

大年过完了，也就是正月十六早饭之后，章庆之把三兄妹和贵叔叫到家中茶厅，说是有事商议。

章先生对光成道：“成儿，你学成回来有何打算？”

章光成道：“爹，您当初让我去上学，不是想让孩子儿振兴家业，把绣馆生意做好吗，我不敢有负爹的嘱托。”

章先生连连点头：“好！好！好！我历来以为锦绣丝绸是蜀中大地的民生基业，作为一个成都人，能为其兴盛做点儿事业，是利国惠民的好事。这些年绣业不景气，就是需要新人来拓展拓展。今后，你就和贵叔一起把馆里经营料理起来。爹有胸痺之症，就在后台为你们做些完善之事。大事情我们还是共同商议，日常事务你们就放心办吧。”

贵叔说：“老爷，你放心，我愿意协助大少爷做好绣馆经营业务。大少爷在上海学有所成，必然能够振兴庆丰绣馆。”

光成说：“贵叔，你经验丰富，我要好好向你请教，从零开始做人做事。”

贵叔说：“大少爷太客气了，如此虔诚好学，必有大果。”

章先生说：“商场如战场，必然荆棘丛生，光成自当谨慎才是。”

光成道：“爹，过节这些天，我看了一下，成都绣业与我上学前变化不大，还是六年前的老样子，我们庆丰绣馆要做好，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策谋。我在南洋公学上课时，校长给我们讲中国工商发展之要经，说了十八个字‘精工艺、循官律、顺民需、扩外市、求先机、敢变新’，我看，这与我们蜀绣的进步，很对路子。爹让我经营绣馆，我就想遵此要点实行，爹看如何？”

章先生说：“这些理论我不评价，我就看实在的。俗话说，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的猫就是好猫。只要你这些办法能光扬绣馆，就行。”

章先生转身又对光中、玉玲说：“光中，玉玲你们兄妹二人从小喜欢刺绣，今已有小成，还要继续使劲。你们大哥和贵叔料理经营，你们和黄师父带着店内绣工共同把绣品绣精，作为绣馆脸面招牌，商艺相辅，这才能振兴家业。”兄妹二人点头答应。

大家正议得有兴，章先生的大徒弟永富突然急匆匆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信笺，边走边说：“师父，快看，出‘皇榜’了。”

章先生问：“什么皇榜？”

永富忙说：“是总督府贴出的招贤榜，这是我抄下来的榜文。”永富说着将手中信笺递给章先生。

章先生看后，眉头一皱，边将信笺交给光成，边向永富问道：“有人揭榜了吗？”

永富说：“现在还无人敢揭，听说此前三皇神会赵会长曾找过华成、德和、

太升等大绣铺的老板接手绣活，他们怕引来灭门之祸而不敢接手，赵会长才稟请道台大人用这个办法招贤的。”

光成看过榜文后顿时感到：蜀绣在历史上成就辉煌，近些年来之所以不甚景气，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惊世之作，在社会上少了名气，加之缺乏官府倡导。如今，皇上发话要蜀绣给太后作寿礼，这可是蜀绣千载难逢的一展身手、谋求发展的大好机遇，我们蜀绣界绝不可错失良机。于是便对章先生道：“爹，给太后七十大寿绣制寿幛，是蜀绣业的一个机会。你想，如果这两幅寿幛令皇上满意、太后高兴，传旨表彰嘉奖，四川各级官府必然对蜀绣刮目相看，支持绣业发展。爹，不如让孩子去把这个榜揭了。”

章先生正色说：“你真是初生之犊，不知天高地厚。给宫内刺绣非同小可，人家各大绣铺都无人敢承担这事，我们庆丰绣馆技力尚不如人，你切不可冒失造次。”

其实光成心中也还无底，又见父亲态度强硬，便说：“爹，你给我十天时间，如果我能拿出充足的理由，并且那时招贤榜还无人敢揭，我们就揭了此榜。”

“充足的理由？我先看了再说。”章先生仍不松口，只是同意看光成十天能拿出什么理由来。

光成来到店馆二楼绣室，把光中、玉玲和黄师父请到一起。先对黄师父问道：“师父，你知道招贤榜之事了吗？”

黄师父说：“这么大的事，岂有不知之理？”

光成道：“好！我问你们三位敢不敢揭榜？”

黄师父忙说：“不敢、不敢。我的师兄王子亭在华成绣铺，绣技比我老道全面，他们铺子都不敢揭榜。我的开脸绣法虽然不错，但寿幛求的是全面之技呀。”

光中也说：“如果只绣衣饰走兽我就敢揭！”

玉玲也吵道：“如果绣花鸟，我也不怕给谁比试。”

光成笑道：“也就是说黄师父一个人没有揭榜之力，光中一人也没有揭榜之力，玉玲一个人也不敢揭榜啰。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把你们三人之力合在一起，外加我这个‘画师’之力共作一绣，可否在成都绣界创出一个顶端之作呢？”三人若有所悟。

光成说：“我们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今晚我就先画一幅小画出来，你们三位按着我的配色分别刺绣，不过必须与原来的绣法有些变化，就是要细、短、密，绣线至少一分为八，针线针距要短，线足靠密一些。人物皮肤部分的刺绣和整体修饰由黄师父承担，衣服纹饰由中弟负责，花鸟部分则由玉玲来绣，我们加紧办理定在十日之内绣好，你们看，如何？”

三人见光成想得周全，齐声说好。

道台府的官差们，在几处张榜之处游守，只看榜前行人路过，匆忙看榜，但始终无人揭榜。

正月二十六日清晨，章庆之早膳之后，正在书房看书，光成兴冲冲地走了进来，大声说：“爹，我给您送揭榜的理由来了。”

章庆之道：“哦，我看你有啥子好理由。”

章光成道：“爹，您仔细来看。”

说话间，一幅一尺见方的“童子戏花引鸟鸣”刺绣摆在章庆之的书桌之上。章庆之眼睛一亮。

只见这幅刺绣，构图清爽，布局适宜，简洁而不失富丽，似画又比画更为生动。绣中孩童肌肤稚嫩，神色天真可爱，目光亲善，微笑随视者而动。右手高擎一枝娇红的牡丹，花蕾微启，绿叶赭枝与几朵盛开的花朵相互呼应，两只小鸟绕花轻鸣，生动有趣。

章庆之道：“这等上品我多年不见了。成儿，这是哪位高手所绣？”

章光成道：“爹，先不说是谁所绣，你看有这种技艺的师父，可否去把那个招贤榜揭了？”

章庆之道：“如有这等技艺，在科甲巷、九龙巷一带的大绣铺必是首屈一指，揭榜非其莫属。”

章光成说：“这个大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们就是你的店员。”

章庆之十分惊讶地“哦”了一声。

章光成道：“爹，其实，这不是一个人的绣作，是由孩儿绘画，黄师父、光中、玉玲几个人共同绣制。我在上海学习时，利用假期去苏州看过，苏绣制作大件绣品都常使用这种方法。”

章庆之道：“原来如此。好好相加，再配上好的画稿，绣品效果竟能如此精妙。”

章光成道：“爹，这件小品的试绣，使我更添信心，我决心去揭榜了。”

章庆之道：“后生可畏，初生之犊不怕虎，随你去吧。”

光成闻后甚喜：“谢谢爹的信任了。”

光成带着光中、玉玲和永富一行四人迅即来到街头招贤榜张贴处。光成伸手就要去揭招贤榜，一位军士突然说道：“且慢，这位少爷，你可知道揭榜的担子轻重？”

光成说：“小民自然知道，此乃圣谕，如有差池，必祸害九族，怎敢胡来。”

这时，四周来了不少观望之人。那军士见光成神色镇定，举止不凡，知是来了“真神”，便十分客气地说：“既然这位少爷真有‘金刚钻’，来拿这个‘瓷器活’，就请揭下文榜随我们去道台府见过沈道台。”

道台府就在提督衙门，离九龙巷很近，光成四人随几位军士很快来到道台大人办公之处。

“启禀大人，有位少爷揭了招贤榜，现在门外候见。”

沈秉堃闻后，面带喜色，说：“快快请进。”

光成四人进到沈大人客厅，光成向沈秉堃跪拜说：“参见大人，小人系九龙巷庆丰绣馆章光成，今日携弟光中、小妹玉玲及师兄永富，是来揭榜应招的。”

沈道台道：“好，好，好，你们先起来，坐着讲话。快来人，看茶。”

四人落座，军士上茶。

沈道台说：“章光成，你们庆丰绣馆与华成、德和、太升几大绣铺相比，实力似乎弱些，他们尚且不敢揭榜应招，你们怎么就敢来揽此重担呢？”

光成道：“启禀道台，庆丰绣馆敢于应招，一是愿为总督大人、道台大人分忧，二是想绣出精美寿幛让皇上、太后更爱蜀绣，能降旨给蜀绣以振兴之。”

沈道台说：“此话怎讲？”

光成说：“首先，总督大人的招贤榜张榜十多天了，无人揭榜，皇上圣谕无以落实，总督大人、道台大人自然心中不快。再无人揭榜，大人们如何向皇上答复呢？再者小民刚从上海学习归来，深知这是蜀绣发展难得的机遇，如将寿幛绣好，博得皇上太后喜欢，那时大人们上奏朝廷恩准给蜀绣振兴以官策支持，这将是我们的蜀绣重新发扬光大的一件大好事。因此庆丰绣馆才敢揽此重任。”光成略为停顿一下说，“至于道台刚才所说实力比那些大绣铺差些，则要看怎么说了。这刺绣要达到精美，首先要有好的设计，小民刚从上海学习画技归来，愿意一试，还有我绣馆几位师父的刺绣专长正适合寿幛所需之艺，这在成都是不怕比的。因此，在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并不比其他绣铺逊色。”

沈道台大喜道：“光成，你言之有理，你们想振兴蜀绣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本道台主管各业，像刺绣、丝锦、麻织品等行业如今的发展与四川历史上的成就比起来，失落不少，现在都无法统管，专业技工大量流失。这次皇上口谕刺绣寿幛，我也想绣出巅峰之作。皇上、太后一旦满意，我将禀告总督大人上奏朝廷，专设振兴蜀绣各业机构。”

章光成道：“大人为民生着想，高瞻远瞩，小民敬佩敬佩！”

沈道台道：“不过，这是后话。现在你们揭了招贤榜就得与官府签署‘军令状’，按时出画样，按时完工，按质交货。如若绣出的寿幛圣上不满意，必将以欺君之罪重处，这些你们可都想好了？”

章光成道：“大人，俗话说，没有定海神针不敢到东海，这些，我们都想过了，为了蜀绣的复兴，我章光成甘愿冒险一搏。”

沈道台道：“那，你们何时可以完工？”

章光成道：“大人，今天是正月二十六，二月二十六之前请您看寿幛图稿，三月开绣，十月完工，保证总督大人在春节太后七十大寿庆典之前送到宫中。”

沈道台道：“好！主簿，就按此起草‘军令状’，请章先生签字画押。”

第二章 主绣被诬

揭榜之后，光成把自己锁在书房，开始了画稿的创作。满屋的画册，各种风格的画样挂满四墙。

他的目光渐渐停留在南极寿星和嫦娥追月的图稿之上，眼前闪过一道亮光：“有了，就是它们了。”光成迅即挥笔，两幅速写线描很快完成：一幅福禄寿三星，一幅麻姑献寿。光成继续着他的创作，书屋的灯光在夜色中显得明亮醒目。

庆丰绣馆揭榜应招之事，不胫而走。九龙巷、科甲巷几十家绣铺，乃至整个街头巷尾都在议论。

“庆丰绣馆章少爷这回给我们蜀绣业长脸了，要不然千年蜀绣面对皇榜，无人敢揭，成都人脸都没有地方搁了。”

“说得是。不过皇上的眼光高得很哟，榜是揭了，能不能绣得出那么好的寿幛，还难得说。”

“人家章少爷是大学生，绘画经过名师指点，弟弟妹妹绣工又好，加上绣馆还有不少老师父，应该不会有问题。”

“是嘛，没有斩龙剑，哪个敢下东海嘛。”

人们的议论中，赞赏居多，大家都把章家揭榜一事作为蜀绣业的一件好事和喜事，期盼着他们早日绣出让皇上满意、给蜀绣争光的好寿幛来。

但是作为成都绣业的龙头老大之一的华成绣铺却是另外一种反应。华成绣铺隔庆丰绣馆也就十多丈远，掌柜杨亚龙，年龄也在五十岁左右，尖脸、小眼、鹰钩鼻、中等身材，看上去还算精明、老到。他的绣铺是从父亲手上接过来的，一直经营不错。手下也雇有五六十人，绣坊、分号俱全。成都知名的几位绣工都在他的绣坊。这次总督府张榜招贤的前因后果他都十分清楚。他自己不敢承担此事，却也不愿意有别人敢去揭榜。他这样想：我华成绣铺不接手的活路，自然也无人敢做，这绣业老大还是我。我的货源、市场都不受影响。可当庆丰绣馆揭榜应招之后，他想，这下不好了，若是庆丰办好了这件官差，必将名声大振，华成的品牌绣货声誉将受到很大冲击，每年官家绣货大的订单也会随之转移，还有下次行业协会改选副会长一职自己怕也无望了。

想到这里，杨亚龙咬咬牙，转身喊道：“马三，去把少爷给我喊来。”这马三是杨亚龙随身跟仆。他一边答应，一边到后院去叫杨家少爷。

这杨少爷叫杨长风，二十一岁，生性懒惰，好吃懒做，平时就爱四处瞎混，结交了一批吃喝朋友。九龙巷周边但凡有吵架斗殴之事，十处打锣，九处有他。杨亚龙就这么个独苗，一直希望他能将华成的生意慢慢接手过去，怎奈这小子心不在焉，始终不成器。不过，正事做不好，那些玩小聪明的事情，他还挺能折腾。

马三来到杨长风的卧室，推开房门，杨长风还在床上做梦。马三边推边喊：“少爷，少爷，老爷在茶厅请你说话。”

杨长风很不情愿地起了床，问道：“老爷喊我啥事，你知道吗？”

马三道：“我哪里知道！不过，像是有大事情要办。”

杨长风迅即来到茶厅。

“爹，你找我？”

杨亚龙道：“是。你看你成天没精打采的样子。”

“喝杯茶就好了。”杨长风嘻嘻哈哈端起桌上的茶壶就喝。

杨亚龙道：“长风啊！爹要交一件重要的事情给你办，必须保守秘密，不能走漏一点儿风声，此事可非同一般哦！”

杨长风道：“爹，你吩咐吧。”

“这几天庆丰绣馆揭榜的事你知道吧。”

“孩儿听说了。”

“他们这是与华成作对，抢我们的生意啊。他们如果把寿幛绣好了，皇上、太后满意了，庆丰绣货的品牌就会扶摇直上，而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要保持我华成的绣业老大地位，就得想法子让他们干不成这件事情。你平时三朋四友的不少，爹的意思……”

“爹，我明白了，您说从哪下手吧！”

“绣好寿幛人是关键，他庆丰绣馆能顶杆子的顶梁柱子绣工就只有黄敬业，我们只要想法让黄敬业离开庆丰绣馆，这出戏他们就无法唱下去了。”

“好，这件事容易，爹就放心吧。”

杨长风在映泉茶楼雅间请来了刘五哥，这刘五哥长得五短身材，秃顶，横眉冷眼。二人寒暄之后，分宾主落座。

刘五哥说：“长风老弟，好久不见了。今天约我吃茶，有啥子事找我吧？”

杨长风说：“五哥高见，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没有要紧的事，咋个敢打扰五哥呢。是这样……”杨长风附着刘五的耳朵将要吧庆丰绣馆绣工黄敬业逼出该店之事说了一遍。

刘五哥闻后，面带难色，说：“这事没啥子由头，人家章先生在九龙巷也算是一个人物。”

“不难，我也不会来求五哥了。”杨长风边说边从身上掏出一个装有一百大洋的手袋，“这点茶钱是小弟孝敬五哥的，事成之后还有厚谢。”

刘五假意推辞一番，说：“既然老弟这样看得起我，我就试一试。不过，你要给我一个月时间，待我慢慢寻思一个良策，把事做得把细点。”

杨长风道：“好说，好说，就照五哥的意思办。”

刘五道：“长风老弟，听说思春院新来了几个扬州妹，走，你陪我去那里喝酒去。”

“要得，要得。”

转眼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了。章光成加班加点，终于把两幅绣稿画了出来。两幅画稿均长约五尺、宽三尺。画中人物构图比例协调，面部刻画细腻传神，衣纹线条丰富多彩，花鸟走兽神气活现，喜庆华贵跃然纸上。画一完工，光成立即请父亲、弟、妹、贵叔和黄师父共同审看。要求大家挑剔漏眼，以便完善。章庆之细细看后，说道：“光成，我没有想到你还有如此天赋，爹没有白送你去读书。我看可以请总督大人、道台大人审定了。”

光中、玉玲等人也齐声说：“好画，好画，就怕绣不出这等成色了。”

章光成道：“既然大家认同，就先裱好再送道台府、总督府，免得把画弄毛了。”光成又细语言道，“此外，这画的内容、风格在没有完成绣活之前，乃是我庆丰绣馆的一个秘密，千万不能外扬。”

“还是光成想得周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画为绣之模，不能有任何闪失。”章庆之再次向大家交代。

道台府、总督府审稿样都非常顺利，无不赞叹光成画稿题材好、画得好，只是要求认真绣制，务必把画的风格、色调准确地体现出来。

之后，一应绣具缎地都配备妥当。光成又把两幅画的线条描上了绷子，只等开工了。

光成与父亲商议，按绣业规矩，重要绣品开工，必须设香案“敬巧神”。本来这“敬巧神”是每年七月七日成都姑娘、媳妇们专拜织女星，以求提高绣技的一个节日，但是绣馆里时常都有大的绣品要上工开绣，人们就只有变通行事了。凡遇重要绣品，店内必打扫干净，张灯结彩，在庭院之内摆设香烛、瓜果，绣工跪拜织女星，乞求绣品能成为精品。庆丰绣馆自是不能例外。光成把开工之日定在了三月一日。

这天，庆丰绣馆店内和宅院都灯笼高挂，人人像过节一样打扮，入夜之后，大院内香烛烟雾缭绕，神桌上一应供品俱全，门前一个大铜盆盛着清水。章庆之领着光成、光中、玉玲和黄敬业师父，一一先用清水净手，尔后齐齐跪在神桌之前。章先生手捧柱香高声呼唤：“巧神娘娘，今庆丰绣馆为振兴蜀绣，承揽官差，为皇太后绣制寿幛，万望娘娘庇护，绣出神妙之作，如愿以偿，我等将年年厚奉娘娘神灵。”说罢带着众人向神台三叩首，上香。随后章先生又带着大家来到专设的绣房，亲自为两个绣绷揭红，由光中、玉玲分别开绣。其场景真是热闹而又庄重有序。

杨长风自从在思春院与刘五分手之后，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着刘五的回话，听说庆丰绣馆已拜神开绣，更是坐卧不安，每日杨亚龙见着他都要嘟囔几句。这天，他正独自坐在映泉茶楼吃茶，突然钻进一个人来，正是刘五哥。

“长风老弟，有好消息了。”刘五一边落座，一边说道。

“堂倌快上一碗碧螺春来。”杨长风大声叫到。待堂倌上茶走后，才低声说道，“五哥，快说，有啥好消息，我天天都在盼你啊！”

“我这段时间可没有闲着。上次分手之后我就在庆丰绣馆找了一个熟人，对黄敬业作了一番了解，知道了原来这黄敬业是简阳人氏，只身一人到成都当学徒，现今二十五六岁尚未成家，人很本分，找不出什么污浊之事可以下手。于是，我就跑到简阳筒子镇他的老家，想从他在乡期间挖点什么漏洞出来，找到挤兑他的由头。皇天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找到了一个过硬的把柄。”刘五略作停顿，喝了一口茶，故作神秘看着杨长风。

“快说，五哥，啥子过硬把柄？”

刘五道：“这黄敬业姑妈的儿子范洪生是义和团的一个小头目，廖观音手下的一个虎将。现在尚逃窜在外，如今四川总督岑春煊，推行‘法严连坐’，我们只要到衙门这么一举报，你说，这黄敬业该有什么下场？”

杨长风道：“太好了，那就有劳五哥明日到衙门去走一趟。”说着从腰里掏一袋大洋递给刘五说，“五哥，你辛苦了。”

刘五道：“好，你就在家等着瞧吧。”

第二天傍晚，章庆之一家正在吃着晚饭，管家田七匆匆走来，说：“老掌柜门前有人有急事相见。”章庆之说：“快请进来。”说罢转身来到客厅。只见田七带来一名年轻人，大约二十多岁，神情慌张，一见章庆之即说：“章先生您好，还认识我吗？”

章庆之道：“你是朱政？”

朱政道：“是我，先生。”

章庆之道：“你怎么这个时候到我这来，又如此慌张？”

朱政道：“先生，您绣馆大祸临头，我哥哥叫我赶快向您通报。”

“此话怎讲？”章庆之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那个黄敬业师父是不是还在您的绣馆？”

章庆之道：“在呀。”

朱政道：“今天有人到总督衙门举报黄师父与他在义和团的表兄范洪生关系密切。上次廖观音打进城时，黄师父曾为他们通风报信。总督岑春煊知道后，已令李总兵今晚抓人，立即斩杀。我哥朱文，也是您的学生，小时候黄师父带我们和光成一起去城隍庙玩过，不相信黄师父同义和团有关。他现在就在李总兵手下做个小把总，得到消息后，即刻把我找到，让我向先生报个信，请先生快作应变。学生不便久留，告辞了。”

章庆之连说：“谢了，谢了，田七快送客人。”随即转身叫来光成、光中，简短向二人将朱政的通报作了说明，立即交代，“光成你速拿二十个大洋叫黄敬业立即逃走。不能回他老家，改名换姓找个偏僻之乡，躲过此灾再说吧。”

章光成拿着钱包，很快来到店里拉起黄师父就走。边走边小声将情况向黄师父作了交代。

黄师父说：“这是诬陷，我与表哥多年不见，也未有书信往来，何来此事。”

章光成道：“黄师父，只要范洪生是你表哥，此事就无理可讲，官兵杀义和团的弟兄是不讲任何理由的。”

黄师父只得含泪与光成告别：“少爷，对不起了，你揭了皇榜，身挑重担，刚开绣几日，我就遭此厄运，撂下这幅挑子，你哪个办嘛。”

章光成道：“师父，人命关天，只要你没事，绣寿幛之事，我们再从长计议，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快走，顺着河边小道快走，找到安身之地也不忙给我们联系，等一年半载风声过了再说。”

黄师父转身消失在夜幕之中。

光成回到店才喘了一口气，就听见门外敲得咚咚咚地响，忙叫永富快去开门。永富开门一看，一位把总带着七八个官兵冲了进来。迅即散开到后屋及楼上找人。永富边阻挡边说：“官爷有事好说，我家绣馆可身负皇谕，正忙着为太后制作寿幛，你们要客气点嘛。”

把总厉声道：“老爷我知道你们正在为朝廷办事，才没有砸你们的店铺，只是这个黄敬业是义和团的同党，今天夜里我们就是来抓他的。快叫他出来。”

这时光成来到厅堂拱手对把总道：“把总大人，对不起，黄师父昨天一早去华阳相亲，至今没有回馆，我们没有听说他和义和团有啥关系嘛。”

把总道：“他私通义和团当然不会让你们知道啰。你说他去华阳相亲，华阳什么地方？”

章光成道：“回大人，他只是说去华阳街上，我没有问他具体地点。”

这时，那七八个官兵纷纷向把总回话：“回把总，黄敬业确实不在。”

“你们几个今晚就埋伏在这四周，等他回来立即拿下。”

“喳！”